

腊月偶得

□ 郭亚舒

藏冬之意

入冬后,老家屋檐下悬挂着的干辣椒,红艳诱人,煞是撩人眼目。红彤彤的柿子,削掉皮,穿成串,也悬挂在屋檐下,经阳光晒,寒风吹,变成酱红色后,用手捏成圆饼,封存在陶罐里。

寒冬腊月,干辣椒炖汤肉,一碗下肚,全身发汗。

邻居是位老先生,他站在阳光下,指着那些悬挂着的干货说,你知不知道,那是藏冬。

我笑他愚,那风干的红辣椒,做成油泼辣子,加在肉丝面里,那叫藏肚,不叫藏冬。他笑了,说我不懂,中国人自古重视藏冬。藏冬,是顺应天意,遵循自然规律。如果不这样做,你能吃到腊鸡腊肉腊鱼,还有腌酸菜?我听后若有所思,其实藏冬也是万物在冬天将自己藏起来,藏于天地之间。比如蛰虫咸俯,候鸟南飞,河水封冻,是保存自己,迎接未来。地里的大白菜,越是寒冷,外层和顶端的叶子越是收缩,裹得越紧密;动物冬眠,同时会在冬天长出浓密的长毛。藏冬,不只是藏于天地之间,也藏于人的内心世界和身体之中。比如土地休耕、厚衣藏体、取暖保温、饮热滋补等,那是休养生息、积蓄能量、厚积薄发。冬藏,看似寻常简单,但藏巧于拙,蕴含着天地之间的大智慧。

藏冬是生灵的智慧,人要冬藏,就要有精神内守。比如白居易的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比如诸葛亮《诫子书》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,那种藏,是心灵的气象,比苍穹更高,比厚土更远。不同于万物冬藏的隐逸静默、沉眠浅息,那是深情的解脱,清净通透、丰盈辽阔、祥和安宁。藏得滋润,毫无锋芒,却宝蕴光含,风光无限。

藏冬是生命的隐居,要理解冬天草木有情,万物尤荣,只不过是换了生存方式,拥有了另一层生命意义。

俗话说,冬不藏,春不长。诗人雪莱说,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试想,如果没有藏冬,何来春生夏长、金色秋收?所以,在冬天里,藏身藏情仍不够,还要藏心藏志,气象恢弘。

寒冬腊月,雪花起舞时,我就想起姥姥家的火笼。火笼里暖亮亮的小火光,如过年的爆竹,炸开了过往的记忆。那是寒冷中的一股暖意,亦是我的童年。

远去的童年里,严寒裹紧大地,低矮的小山村安静地躺在山脚下。安静的冬天,一个个忙碌的身影行走在山麓、村洼,安居舍下的日子,乡亲们便会围火取暖,临寒而欢。岁月的那头,简朴的乡村生活中,乡亲们冬日里御寒常用之物便是火笼,这也是乡村里家家必备的取暖工具,相伴各家各户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。

在村里,这种随手可提的火笼,人人都爱之甚切。那些可爱的小孩,手里拎一个小点的火笼在屋子里走来走去,一会儿便又跑出屋子四处玩耍,小火笼却如影随形。村里做火笼的匠人实在不少,他们还在外

壳编上诸如“年年有余”“风调雨顺”之类的吉祥话,原本人见人爱、美观实用的取暖工具,又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内涵。说起来,火笼这个取暖物还是一件艺术品呢,不由得让人迸发出民间生活的美感来。火笼不仅可以取暖,还可以用来烘干衣物。阴雨天气时,冬日里洗的衣服无法晾晒,山乡人家便取来放在大一些的火笼上烘烤。有小孩的人家,火笼的用途更为广泛,小孩的尿布几乎天天置于火笼上。那些年月里,火笼是乡下生活不可或缺的器物,家家户户都能见到。

往旧的时光里一步步走去,火笼给我的童年送来了暖意,还在寒冬里带给我浓郁的色彩与欢乐。冬夜里,尚未长大的我拿了一块小红薯,转身投入火笼的瓦盆里。小瓦盆吐着火光和热气,我坐下来一边取暖一边等待着即将入口的烤红薯。疼爱我的



年关尽头

飞逝,更多的是长大的期许。因为懵懂,因为年轻,感觉未来好似很长,好像那些接踵而至的日子就是用来浪费或浪漫的。小时候,老师和家长总是不断地教育和提醒我们:“明日复明日,明日何其多;我生待明日,万事成蹉跎。”但又有多少人真的去珍惜青春韶华?

有句俗语叫“人生不如意者,十之八九。”捡拾来时路上的零碎脚印,发现年少时的梦想大都没有实现。或是梦想太过虚无缥缈,或是已经遗忘丢失,或是没有持之以恒地去努力。生活好似在一眨眼间就把懵懂的少年带入沧桑之年。就像某一日,突然发现爱人眼角的鱼尾纹、鬓角的一缕白发,才恍然感觉时光的飞速。原来,青春的韶华、光鲜的爱情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转为生命的搀扶,融化成血液的亲情。

我经常对后辈说,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,你就会后悔自己在年轻时为何没有好好珍惜时光,没有多学一点东西,没有多一点磨砺。但一代又一代人就那么在青春时放纵年华,直等



姥姥将两个小苹果送进火笼煨热后,再拿小勺子一勺一勺地喂进我的嘴里。记忆中被寒冷拉长的冬夜短暂而快乐。

火笼在岁月里扎了根,小山村便成了火笼的家乡。秋草还黄的时候,山村里做火笼的匠人们便开始忙碌了。为驱赶即将来临的寒冬,他们像往常一样,又开始妙手编织火笼。小山村人家不多,编火笼的匠人个个都是行家。火笼形状,更是可观可赏,有灯笼形、葫芦形、南瓜形,还有球形、直筒形等多种样式。诸多精美的火笼,是小山村凛冽寒冬的温暖,更是山里人家的智慧和用心。

从岁月里走出来,我又看到了山乡的火笼。村里的火笼在雪花起舞的时光里,从指尖上跳下来,捎来了童年的欢乐,滑过眼帘,醉入我的心海。

额头有了皱纹,才有所觉悟。

顾镜自怜,额头已现岁月的履痕,在心中那棵生命之树上,是否也多了一圈沧桑的年轮?忽然在想,新旧更替,其实在于心,心若不老,时光当是永新。生活总是越来越好的,新时光的到来,总是带给我们新的希望。因为希望,我们才会一直走下去。就像我从桌前站起推开窗户,虽然已是日上中天,但阳光正好,天地辽阔。于是,将旧日子放置一隅。放眼窗外,那轮新生活,正把我们未来的日子照亮。

年关尽头,春就不远了……



(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冶分会推荐)

